

# “真记者”曝光“封口费”

戴晓军称上网揭露此事时遭遇网站论坛多次删除；现在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

## 三管齐下铲除“封口费”生存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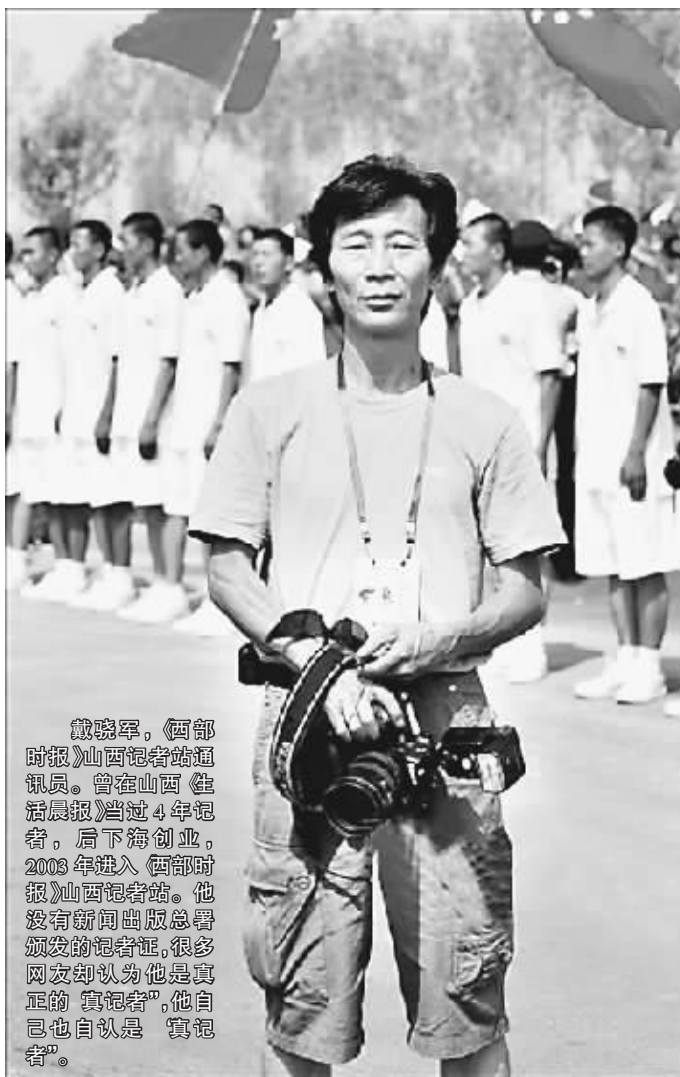
□王石川

戴晓军拒绝被封口。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给真假记者们发“封口费”时，他拒绝被封口，还冒险拍下照片作为证据。

网站论坛迫于“上面压力”或拿到新的“封口费”而删掉他的帖子和照片时，他拒绝被封口，而且越战越勇，和对方比速度，看你删得快还是我发得快。

现在，他每天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担心9岁儿子的安全；报社总部却没打来一个电话，他担心在这个报社干不长了。但他依然拒绝被封口，日前，这个42岁的倔犟记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曝光背后的故事。



戴晓军，《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通讯员。曾在山西《生活晨报》当过4年记者，后下海创业，2003年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他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很多网友却认为他是真正的“真记者”，他自己也自认是“真记者”。

### 每天都接到恐吓电话

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

记者：打通你的电话不容易。

戴晓军：这几天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过来，我一接，对方就喊：“姓戴的，你小心点！”我来不及回话，那边就狠狠挂断了，这是恐吓。我两部手机都被打爆了，他们居然找到了我家的固定电话，成天打，一天平均十几个，弄得我寝食难安，原本安宁的家庭生活现在一团糟。我儿子刚满9岁，上小学四年级，现在我每天准点接送他上学放学，怕路上遭到不测。我现在面临的压力之大，你很难想象。但媒体同行的电话让我感到温暖，是关注也是精神支持，我要站直了面对现实。

记者：恐吓电话来自何处？

戴晓军：我猜是来自煤矿和被揭露及尚未被查处的假记者。

记者：后悔吗？家人能理解吗？

戴晓军：我今年42岁，只做了这么一件事，既然已经选择就顾不上其他后果了。现在妻子在家里常常发牢骚，但她在大的原则上是支持我的。我父亲过世得早，母亲患有癌症，近来精神状况很不好，听说了我的事情，摸着我的脸流泪说：“孩子，我了解你，按你的想法做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当初揭发“封口费”黑幕之时我就应该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痛楚，但如果让我“封口”，我将一辈子都找不到快感。

### 一秒连拍，生死时速

如果被发现有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记者：“封口费”之事是你第一次遇到吗？

戴晓军：绝对第一次。9月25日下午3时多，我接到山西一个资深记者的电话，说他本在平遥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接到村民报料，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封口费”。平遥离洪洞很近，他准备去看看，但没有带相机，问我能不能拿着相机赶紧去。我一想去是得去，但我没车啊。于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博文“直播山西”，他有车，于是就一块儿去了。当天晚上近7时到了煤矿门前，天上下着小雨，黑漆漆的。

记者：其实你也可以领“封口费”。

戴晓军：我做不到。到了煤矿办公楼大厅，我也在来客登记簿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才得以上楼去，看见三楼楼道里记者排着队在那里领钱，办公室围着一堆人在数钱，哗啦啦的钞票，看见这种情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下来，但怕出生命危险，我提前布置逃跑计划，对“直播山西”说：“我拍了之后冲下楼，你将车门提前打开，我一钻进车，你就赶紧开车跑，如果我被抓住，你别管我，只要相机扔车上，你就快跑，照片高于我的生命。”如此商量好，我就冲上去，对着排队的人群猛按快门，楼道里、办公室、登记簿、停在门口的车，共拍了9张照片。一顿猛拍，由于光线昏暗，我还用了闪光灯。

记者：闪光灯？矿上和那些领钱的人没注意到你吗？

戴晓军：注意了，但我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只有一秒（相机连拍），他们扭头发愣的瞬间，我已经夺门而出。心里扑腾扑腾乱跳，赶紧跳上车撤啊，按照我在部队当兵的经验，撤也决不能原路返回太原，要反方向行，所以就掉头朝临汾方向跑，跑了有十几公里，我们躲进一个小村子，观望了20多分钟，发现没人追过来，才向村民打听偏僻小道，绕到了太原高速口。晚上10时多回到太原。

记者：整个拍摄过程很惊险？

戴晓军：拍照片和逃跑时我一直后背发凉。如果被发现有要曝光，就算矿主不打死我，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

### 网站迫于“上面压力”删帖

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

记者：想揭发，但稿子能不能发还是个问题吧？

戴晓军：嗯，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发到网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和博文“直播山西”同时将所有所闻发到了我们经常玩的直播客网站，刚开始还没多大影响，但这个网站上的网友都注意了，纷纷留言。没想到过了几天，有一个博文打来电话嘲笑我：“戴晓军，你是不是也收了矿上的封口费了？”吓了我一大跳。赶快打开网站，发现稿子被统统删除。我气愤地给直播客网站打电话，编辑赵女士接了我的电话，支支吾吾，难以对答。我就要求与网站负责人对话，负责人竟说是因为来自“上面”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删。我问“上面”是什么部门？他避而不答。没办法呀，我只好重新再发，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又被删除，这一下就激怒了我。

从这之后，我和“直播山西”天天坐在家往全国各地的网站、

论坛发帖，只要是能够注册的，全都注册发帖揭露黑幕，他们删得快，我发得也快，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就这样，帖子像雪片一样在网上飞来飞去，网友们争相评论，很快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浪。

记者：没人知道发帖者是你吗？

戴晓军：刚开始还不知道，但后来由于再次被激怒，我都是实名注册，公开叫板。激怒的原因是有网站“面临压力”居然冒充是作者，要求别的网站删除文章和照片。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网站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是煤矿花了巨资删稿子。为此，我只好实名发帖说自己的言论以照片为证据，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当时没来得及多想，我只要真相，打击黑暗与谎言。

### 曝光“同事”遭冷遇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

记者：你觉得还有哪些未调查清楚？

戴晓军：领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还有更多没被公布。现在公布真假记者名单是28人，但仅仅我拍到的登记簿的名单就有38人。那天我看到登记簿有十几页，我只抓起随机拍下4页，你想想还有多少人未被揭露出来？

记者：你的这次揭发，揭出了你的同事、你的单位，却也有人说你得到了单位的巨额奖励，是这样吗？

戴晓军：不错，我拍下的4张登记簿上赫然写着“西部时报，赵某某”。但我与此人并不认识，我所在的山西记者站也没这个人。如果是报社总部的，按照惯例，总部

的人来山西采访是要告知山西记者站的，但没人告知。奇怪的是，对此人的真伪报社一直不表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一个也没有。在这种态度下，报社更不会给我丝毫奖励。山西记者站属报社下属机构，站长很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但我感觉到，我在这里干不长了。

记者：有人说你也是一个假记者。

戴晓军：这纯属造谣。我承认我在山西记者站不是记者身份，而是通讯员，但我在西部时报一直发稿子，而且都是有关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与活动，比如报道奥运火炬手，这一点山西省委宣传部已经证实。我在报纸上发表稿子，有时署名通讯员，有时署名记者，对此我也搞不明白。

记者：那你是靠稿费养家糊口吗？以后有什么打算？

戴晓军：不全是。我喜爱摄影，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给别人拍写真集，一般是租朋友的摄影棚来拍。1984年18岁时瞒着父母偷偷当了兵，临走时才告诉他们。12年后我转业到太原，在山西《生活晨报》做了4年记者。2000年我开了一家写真店，赚了钱，又开了一家彩扩中心，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2003年“非典”肆虐，生意不好做，我赔得血本无归，到了《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所谓四十不惑，如今我已42岁，仍然有很多疑惑。一方面，我个人生活清贫，对生活别无所长，只想安定。另一方面，我和别人又不同，性格犟而独立，且有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我还精力想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但不变的是，希望社会能更纯净，更公正，黑幕不揭，我死不瞑目。

（《郑州晚报》供稿）

10月3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就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事故中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对发放“封口费”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对领取“封口费”的新闻界害群之马应予严肃处理；对假冒记者之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社会人员应予严厉打击；对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予以坚决维护。

对记者而言，揭发真相，捍卫正义，为民众利益鼓与呼是其职业伦理的底线，如果被金钱所俘虏，跪倒在无良资本的裙裾之下，无疑是对记者这一职业的背叛，是对公共利益、人类良知的藐视和践踏，因此必须对新闻界的害群之马严惩不贷；那些假冒记者名义领取封口费，以“记者”之名行蝇营狗苟之实，这是对真记者的一种栽赃，是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嫁祸，可能令公众产生对记者的负面评价，因此应对假冒记者之名进行敲诈勒索的人员予以严厉打击。

毫无疑问，丑闻暴露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的真假记者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何会有封口之说？为何封口费屡见不鲜？封口费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当属2002年那次，当年6月22日，山西繁峙发生矿难，有11名记者被摔死，拜倒在黄灿灿的金元宝下，其中不乏知名媒体。当时，舆论大哗，涉案记者受到了严惩，然而，事情似乎并未沿着良性轨道发展，封口现象仍然未能绝迹。

封口现象之所以未能禁绝，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无良资本相信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矿难发生后，矿主首先想到的不是赎回罪愆，而是封锁消息，为何？利益作祟，据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省非法违法煤矿行政处罚规定》，非法违法煤矿企业发生死亡事故，除按照有关规定对死亡职工给予不低于每人20万元的赔偿外，每死亡1人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100万元的罚款。而封口记者之口的代价相对较低，比如，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此次支付的封口费为125700元。由此，无良矿主往往宁愿选择封闭消息也不愿意让矿难曝光。此外，一些矿主的发家史往往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他们不按规则，不讲套路，因此对法律法规蔑视，出了事情愿寻求非法手段，而不是走正常程序。

其二是在强悍资本的收买下，一些人的灵魂被拍卖了。有的真记者在金钱面前迷失了，或者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收一点无关宏旨，此外，一些记者把收取封口费、收取红包当做职业的附加值，或者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收入来源，“封口费”似乎成为少数媒体的一笔特殊收入。对于那些假记者而言，则假冒真记者的名义，正是因为看准了一些矿主息事宁人的心理，趁机敲一笔竹杠，捞点不义之财。

还需提出的是，一些矿主不仅善于摆平真假记者，还善于摆平握有权柄的人，他们不仅能封真假记者之口，还能封一些官员之口，而后者无疑更可怕。因此，要减少封口现象，不妨从三点入手：一是整饬煤矿，既对煤矿安全进行整顿，也对煤矿牵扯到的官员腐败现象进行整顿；二是整顿记者队伍，在整个行业掀起一场整风运动，不仅将害群之马清理出去，还要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学习，再过几天就是记者节了，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才是对记者节的最好纪念；三是健全信息透明机制，完善公民合法的举报机制，让矿主无法隐瞒、不敢隐瞒丑闻，让官员无法包庇、不敢包庇矿主，让真相时时处于公众火眼金睛的监督之下。